

## 第六章 結論

金末盛行的談辯之風，客觀上激發文人的談辯興趣，促使文人思考一些熱點問題，並參與討論，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，由此也就產生出許多辯論性很強的理論成果。儘管大量議論未能形成文字，隨風散去，但還是保存了一些相關成果。這方面，王若虛最為典型。他的《滹南遺老集》幾乎可以說是金末談辯之風的產物，在四十六卷中，有三十七卷篇目名稱冠以「辨」字，即 五經辨惑 二卷、論語辨惑 五卷、孟子辨惑 一卷、史記辨惑 十一卷、諸史辨惑 二卷、新唐書辨 三卷、君事實辨 二卷、臣事實辨 三卷、議論辨惑、著述辨惑、雜辨、謬誤雜辨 各一卷，文辨 四卷，另有詩話三卷沿用宋人稱呼，其性質實際上是「詩辨」。<sup>1</sup>甚至在他的詩歌創作中，也有顯著的論辯色彩。即使像 題淵明歸去圖 這種淡遠寧靜的題材，到了他的筆下，也有了辯論特徵：「靖節迷途尚爾賒，苦將覺悟向人誇。此心若識真歸處，豈必田園始是家？」<sup>2</sup>詩中的語氣像是與陶淵明辯論似的。在這種風氣的作用下，金末文學思想形成了一個顯著特徵，就是具有鮮明的辯論性。

王若虛生於金朝中葉，正值南宋江西詩派鼎盛之際，此時北人多襲江西餘風。當時黃庭堅在宋文壇地位相當的高，宋朝本身在南宋嚴羽、張戒之前無人對其進行批評，王若虛在《滹南詩話》中則大力抨擊黃庭堅及江西詩派。《滹南詩話》是現存唯一金代詩話集，體現出金代文學批評獨立不倚的主體意識，王若虛「宗唐」、「宗杜」，受其舅周昂影響甚為明顯，從他極力稱頌唐人唐詩的舉措，即可窺見一、二。《滹南詩話》中共有 21 條詩話言及唐人唐詩，其中他對白居易的詩歌進行了高度評價，除了讚賞白居易的作品之外，也大力反駁宋人輕白議論，以針砭當世尖新奇詭詩風，並以白居易為師學對象。

<sup>1</sup>胡傳志 金末文學觀念的紛爭，《東方叢刊》，2001 年第 4 期。

<sup>2</sup>《滹南遺老集》卷四十五，頁 548。

雖然王若虛「崇蘇抑黃」的立場明確，但是他在《滄南詩話》中對蘇軾的次韻詩也進行了批評。他認為雖窮極技巧，傾動一時，卻害於「天全」，有違詩學原理。王若虛對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予以嚴厲批評強烈的批判，在詩話三卷所列九十條中，有三分之一以上便是針對山谷所發，他大力抨擊「奪胎換骨」、「點鐵成金」之說，認為只是「剽竊」罷了！對山谷用典、遣詞用字也加以評論，其中有批評得宜也有批評失當者。黃庭堅詩，縱使流弊不少，但佳作如「一炷烟中得意，九衢塵裏偷聞。」「桃李春風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燈。」等，亦非一二見，而滄南視若無睹，實在有失公允。所以張健先生在《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》中指出王若虛是金朝的第一位大批評家，但是就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看來，他還不能算是一流的。<sup>3</sup>因為《滄南詩話》中對蘇黃的批評，產生了許多訛誤，特別是關於黃庭堅的批評錯誤甚多，探究其因，即是因為其立場偏頗失去客觀，以及王若虛本人對文學及藝術的認知不足所致。

高莉芬說：「王若虛刻意打擊南宋江西詩人所推崇的黃山谷，希望藉以搖撼其地位之目的則更為明顯；因此在《詩話》中，王若虛何以專挑山谷之弊病處來立論，便可獲得理解了。或許，扳倒黃山谷，推重蘇東坡，並為自己在金代文壇上，取得繼承蘇東坡的正統地位，才是他真正的用意所在吧！」<sup>4</sup>筆者認為關於這種說法過於權謀，王若虛的詩學理論來自於其舅周昂，而周昂平生為詩，宗祖工部，而終身不喜山谷，其教人為詩也是如此，影響所及，若虛詩話中，泰半是針對江西詩派而發。

《滄南詩話》的審美風尚主張作詩貴在「辭順理達」、「以意為主」，「性情為貴」，著重「形神」兼具，力斥雕琢，他提出一代有一代之詩的文學史觀，儘管《詩話》中對黃庭堅詩疵議尤多，但最終對宋詩還是給予了公正持平的評價。肯定宋詩卻又否定黃庭堅，似乎也可說明他對黃庭堅的評價有感情用事的因素。

<sup>3</sup> 張健《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》，頁402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5年。

<sup>4</sup> 高莉芬 試論王若虛批評黃山谷詩學之大要及其目的，《中華學苑》，1993年43期，頁220。

王若虛的詩文主要觀點是「求真」、「求是」，主張去偽存真，反映客觀現實。他認為「凡文章須是典實，過於浮華、平易多於奇險，始為知本末。世之作者，往往致力於其末而終身不返，其顛倒亦甚矣。」文章惟求真是而已，而反對奇詭求奇之詩文之風，極力反對江西詩派，其論說周密詳贍，見地獨到，足以折服江西社人。

《滹南詩話》中也對當時金代文學家提出批評，其中包括蔡松年、王庭筠、劉仲尹、雷淵、李純甫等人。他根據一定的詩學原則理性剖析，其理論批評見之所到固能盡脫前人窠臼，但是矯枉過正之論亦未能完全避免。比如他對金代詩人王庭筠的評價便偶爾出現恣意吹求的傾向。金末談辯之風也給王若虛的學術批評留下負面印記，如王庭筠喜歡黃庭堅，貶低白居易，為李純甫、雷淵輩所認同，這激起王若虛的強烈不滿。王若虛曾說：「猛拍闌干問廢興，野花啼鳥不應人。若應人，可是怪事。」若虛雖稱「詩人之語，詭譎寄意，固無不可」，此處還是將王庭筠的詩句作了過於拘泥和呆滯的理解，其中側重於用邏輯推理來看待文學作品，忽視了藝術的移情作用和創造性想像。這種極端的例子在王若虛的整個文學批評當中雖不多見，但仍舊暴露了其理論觀點的某種局限性。

金代文學與宋代文學既有聯繫又有區別，《苕溪漁隱叢話》是《滹南詩話》重要的資料來源，至少二十七則源自《苕溪漁隱叢話》，約占總數的三成，其中標有「苕溪」字樣的條目，涉及到對胡仔觀點的直接評價。出現在《滹南詩話》中的南宋論詩文字，基本上是被商榷、被反駁的對象。除《苕溪漁隱叢話》之外，《滹南詩話》與《詩話總龜》、《竹莊詩話》、《韻語陽秋》、《?溪詩話》、《藝圃折衷》、《宋百家詩選》、《類說》、《二程遺書》、《風月堂詩話》等詩論文字都有一定程度的關聯。

《滹南詩話》詩學理論在原理論方面主張：天全真率，發乎情性；言隨意遣，理順詞達；遣辭造語，切合體裁。在方法論方面，反對摹擬蹈襲、反對雕琢

務奇、反對次韻集句、反對句法句律。在欣賞論強調勿曲解詩意、勿迂拘末理、勿忽視意味、勿盡信詩話。對宋詩的批判則著重在對黃山谷的批評、對蘇東坡的批評及對江西詩派的批評。

若說《滄南詩話》在詩話史的歷史地位，筆者認為王若虛顛覆了黃庭堅學杜論，它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，「天全」、「自得」說上承蘇軾，下開明代公安派性靈之說，其功不可忽視。

清人潘德輿在其《養一齋詩話》對《滄南詩話》的評論共有12則，其中大都為反駁語，但也有部分認同的觀點。錢振鏗《謫星說詩》中也有引述《滄南詩話》的意見，可見《滄南詩話》也成為後人論詩的一個題材。限於篇幅及個人學力，無法一一探討《滄南詩話》與明清以後詩話之關聯，期盼日後有機會能對此作深入研究。

除此之外，與其他朝代相比，金代的史料算是較少的，王若虛及其交遊人士無法完全精確編年，導致不同文獻出現相左記載，令人莫衷一是，有待日後旁徵博引，能做更為貼近事實之記述。